昭代典則

歷代典則卷二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督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午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聖德上嘉納之

三月進内閣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謝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少傅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屠滽爲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白昂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爲太子少保○以程敏政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太監李廣建毓秀亭於萬壽山

亭旣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

殤宮中皆歸咎於廣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下監生江瑢于詔獄尋釋之

是月監生江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絶言路掩蔽聰明

媢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徙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頗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璐詔獄徙等又上疏力救璐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參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

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内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巳酉。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騐也。

秋七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徐溥致仕。○八月。總制寧夏甘凉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王越卒。○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是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孛剌。罕慎弟也。恨士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

罕慎女也先主刺妻陜巴以結好於奄克孛剌未幾遯卒是秋賜陜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爲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朕惟天道人事相與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干和氣修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爾文武群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汚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

若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荅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諭○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時議修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

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輙動也請以戶部羨銀僱役

太監李廣有罪叙

淸寧宮災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濫贓如此遂籍没之科道官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

十三人月下見簪影重重而一人獨秉女箒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盡傳於朝野靦顔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媿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壽寧侯張鶴齡請加畝稅不許

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項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項又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瀟瀅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庄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巳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是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遞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三月賜進士倫文叙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逮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詔獄敏政致仕昶廷玉調外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昶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

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闈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官廷鞫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尋憤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爲南京刑部主事

世寧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委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

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常用心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凌氏瀚曰士君子磊砢自許童而習之莫非聖賢古訓一旦舉而登之於朝乃悉廢其平昔之所嘗讀誦而依違於衆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暄道往舊之餘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里或以戢任之炎冷爲憂喜或以陞遷之遲速爲欣戚蓋至於京師之中縉紳之士其

所競傳以爲美談者必曰圍棊金華酒杜詩左傳文悉相尚以爲高致而君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弛張鮮或縈其懷焉是故東方明矣逐隊而入以朝于天子朝既退矣復逐隊而入以升政事堂大臣坐鎮雅俗小臣僅守簿書上下相安苟卒歲月至於敦世厲俗無說焉群聚而談有不安于流俗而稍自振拔者則衆共反唇而稽不曰邀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毁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生民何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以傅瀚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陞浙江右布政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泰在浙江時勢豪常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蘇

松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群盜悉平擢副都御史

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聞

於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顧下

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諸泰於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

摧辱將官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吳寬爲東宮講讀官

寬以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

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

僚上疏曰例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

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

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肄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覺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切諷。冀開悟

陞國子祭酒林瀚爲吏部右侍郎。謝鐸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寧康王覲鍚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覲鍚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兵。嗜利狥色。凌宗室。瀆亂無禮。養死士。爲盜江湖間。及刼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

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芳言
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削護衛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殘神木堡○命刑部尚書白昂會
九卿刪定問刑條例○以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提督操江○夏四月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帝御平
臺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時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皆准辭退以
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新寧伯譚祐爲京營總兵英
國公張懋鎮遠侯顧溥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吏部尚書屠滽戶部

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並致仕○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改右都御史佀鍾爲戶部尚書陞掌詹事禮部右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改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陞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雍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宦局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盍思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奉出于于民徒費顧群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

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濬使二司聽節制庶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還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於猺獞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藤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幾盜竊發勢尤熾廷贊斬獲首惡李昇光賈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起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火篩寇

大同宣府。以平江伯陳銳爲平虜將軍。侍郎兼都御史許
進提督軍務。帥師禦之○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
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
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鄌紫荊關侍郎
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
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
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單○秋七
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銳以失律罷還保國公朱暉代之
○許進致仕○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備邊事宜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之衆踵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裡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以𨍏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諸路𨍏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與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搶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産爲之一空村落荒涼疆埸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銳者以無謀而緇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

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乃者上厪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旣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冀其大肆勦除庶乎少酬睿託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行賚帛輿金以充牣於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與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畏而勿鬬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拾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胃委戰塵血膏

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復焉致其死力哉況京營之兵素爲輭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藉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階梱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

人之常。批亢搗虛、兵家之算、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涉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

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塩筴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虗名而鬻商賈費倍徙之利故官給日濫塩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爲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廩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君之特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

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肯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為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輯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為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隙易不同況欲復地於河北以為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

芻食乏絶。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兵。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倖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机。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

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籓籬為之頹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識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受於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棄東勝故今日之害卒於延綏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為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戎兵之

大計以寰中之小見勝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聚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

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致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相抗之心。畢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遥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

人侵成輿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興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

動之力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闔闢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愼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試之諂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試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用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

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傷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卒破羌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寫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況有

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舉火必歷興武高樓轉望往迤南胡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牧畜循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當閑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於此者徙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寇虜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詎

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旣不遂剽掠之計城堡猗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用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

千。臨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又。錯則叢叉。日供芻糧。歲費賞犒。厥難未將。於一清軍屢撥。至於甚矣。職此故也。臣思以爲戰鬭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役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役。庶有替役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病則罷遣。而復於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己。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我妨其業。編

之人雜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咨怨盡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賚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壠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者惟饑饉延緩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貿利殺人刼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塗應命而至輒加優䘏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

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袪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與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餉不濫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為利便益可知矣○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

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朝廷而非讒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褒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覘避爲善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

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背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迫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將推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賊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宜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

實挈觳有罪。勿狥乎情。使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選擇知勇之人。以司閒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秩旣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旣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刼營於彼。以勞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閒諜之謂也。○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

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故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時强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為西討者皆患漕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

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移流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以

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否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劾戒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若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精[illegible]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稼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餘，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水筏往來無礙。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

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運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聲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運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運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飭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既聚於實漕運亦復於古士無曠民國有餘財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

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費而上下狼顧失措以
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也
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鏊爲吏部右侍郎○以王軾爲
南京戶部尚書○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
十二月火篩入河套○以陞浙江左布政使孫需右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火篩寇榆林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
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
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

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迩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祗畏災異修省兢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粮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閔畿民之艱窘禁奏討郡

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命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神謀睿算有見於斯則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

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塞入貢闕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凉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癿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内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凉州之敗遂犯大同宣府地方氷凍則西入河套以圖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兹者仰

承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禦寇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裡嘯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欽命都御史王翺俾往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兵官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住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鉞爲總制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

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鎭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通勦殺以絕边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逞大挫以致勢愈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翱馬昂王鉞事例伏望皇上命使文武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粮边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即所在調度勦殺候虜賊遠遁地方寧靜具奏回京○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所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爲首務云云合無兵部通行各邊總兵各要延訪不分軍民武官或老

師宿儒。但有諳曉韜略。曾經戰陣者。敦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於心。熟之於己。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勤操演。常以無勇爲恥。而畫策以過人。每以貪生爲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略騎射。卓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可日益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閫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叅遊擊守備把總軍政等官。各知此意。共成其功。以圖實用。不可苟安下品。〇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豊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況

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恃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有戰心。仰惟祖宗設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內藏之銀聞亦空虛較之祖宗時十分不及一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糴買糧草。或犒賜軍士或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關支此時未知從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賴軍士之捍禦鼓舞人心。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愛惜。不宜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一照得順天及直

隷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攢運供給，必須朝夕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瓶等項，歲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交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輸納邊粮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粮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攢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逓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

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
華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一京師
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十二
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為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
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即
今除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
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
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見官軍又
多疲身羸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
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役
見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

空閑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如蒙乞勑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冊查筭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輳一萬名就在本營分爲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一將官奉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則謀慮僉同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互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邊患云云通行各邊鎭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患

○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心惧人心

惧則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职武职練軍恤士而終於効死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效者也近年以來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知营幹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誤事視為尋常伏望皇上自今凡百失機誤事果涉畏怯逗遛嬰城自衛縱賊不殺者必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宜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巡等官各要仰體朝廷付託之重各思自已受任之責撫恤軍士振揚威武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所之虞凡百用度俱從節儉毋事奢靡各路參將等官

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問得實明白參奏以憑罷黜如此庶使法令大行人心知懼内治邊防不致廢弛。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玩而多致敗績昔胤侯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尚之人君命將必曰閫以内寡人治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之命係於一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死赴敵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制勅所開止日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illegible]退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雖罪坐主將無益於事伏乞聖明於總征總兵官朱暉

等幷凡欽命總制總兵官制勑內明開若官軍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欵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倐然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車多不濟用盖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之被虜圍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

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攢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様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攢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各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矧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

兵節如鷙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
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
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
虛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
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爲代奏濫冐陞賞
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
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啟禍源况今虜賊
譎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
彼大遭挫衂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擾之既久
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得已且宣府延綏隄防頗固
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踈加以

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渡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
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
賊入境每一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一家兵
亦可分三陣則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賊若
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旣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
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
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或故
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藏形
擁衆入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
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
給與上等善能馳騾好馬月支料豆一石二斗常令遠

非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奸計

此則勝虜大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

總兵各該將官調度施設何如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

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乎。合無兵部通行聽征督總兵

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遁𨗳地

方永寧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

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

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兵之選終是

强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

與戰亦可爲驗况近來官軍遇敵殺死賊人往往爭奪

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

襲而大敗者此最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每千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人分目爲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務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其人所殺。照例報功。若有不行爭先。割取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前原選前鋒官軍朦朧報功。違者照例問罪。功亦不取如此庶人多奮發。爭爲前鋒且絕

冒功之弊○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
益其精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閑熟武藝超絕
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旗幟耳熟金
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爲可用故兵法一
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
千人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
不肯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或先遣哨
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去年大同遊擊將官王杲
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
行事例各將所在兵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
便捷勇於赴敵樂於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如再因

循致誤邊事國典具存決難輕宥○一足邊儲臣等看得塩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為備邊而設發賣有地方私販有禁例是以商人聞各邊開中樂於趨赴邊儲充足事機不誤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塩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塩法阻壞邊儲缺乏弊皆坐此伏望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塩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塩御史及管河管閘等項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要之家裝載私塩越界發賣

就聽谷官查盤究問照例發遣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奏置之於法客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難矣○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易調度弘治十四年正月日題

二月以保國公朱暉為征虜將軍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跡御樂虜至河套而還○陞甬京鴻臚卿陳壽為右僉御史巡撫延綏

特火篩數侵犯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履任先卹

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
備遂渡河北遁乃開邊耕耘架梁採收時同事者諷壽
注子弟姓名于戰籍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
馬時論多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詔斥遣之○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
提學副使
寶教士先行檢而後詞藝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孫守
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上言正祀典重科貢革冗
員塞捷徑四事
謝鐸上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謂當如先

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路曾晳孔白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明其忘宋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考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權衡無預以外簾之官而專去取之權闗節交通僥倖濫進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為考庶幾私弊可杜而眞才可得也歲貢一途雖亦得人但近來提學之官類徇姑息之習必責其果兼文行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天建為京府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縣皆為附郭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今天下附郭縣分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制量加糜

增歸併府學廩冗員革而風教稍重矣固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入監其賢百不一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他日鬻爵貲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獻策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嚴塞其途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疏入命所司知之時禮部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而極稱前人之請爲有見謂澄之從祀決不可易且引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

說澄遂仍舊從祀鐸奏四事皆寢不思君臣大倫正道統攸繫而先王舊章成憲之最大者澄忘宋事元叛倫背道士奇私庇鄉人請以從祀是爲欺君罔聖之見何不可易之有。

六月起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詔裁減光祿寺內臣供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官價不給市井賒借負累時都御史劉大夏因天下所在民飢盜起乃以前事爲奏曰光祿日辦卓

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旣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爲惻然卽下令裁減官吏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秋八月火篩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瑾還京以武安侯鄭安代之

是月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侯瑾罷還京武安侯英代瑾侍郎李燧督餉關中先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嶽而夫人姚氏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因以岳爲名岳爲吏部歷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其毋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卒贈少保諡文毅父謙先諡文僖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岳父子始○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命右都御史潘蕃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冬十一月改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十二月起秦紘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巡撫陝西○樊瑩復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王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陞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江西盜起命南京操江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賊平遂改巡撫○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陞開城縣為固原州設總制府命秦紘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凉固原之間猶為内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隷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虜大入大同塞

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逵謀出兵擣虜上召
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
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
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
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
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悞
陞撫治鄖陽都御史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戶部尚
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
文在戶部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塩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
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塩二興販私塩三賤

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

乏人上盡行其言

冬十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提督陝西

馬政○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十一月雲南晝晦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爲南京刑部尚書

雲南晝晦五日勑南京刑部侍郎樊瑩考察雲貴諸吏

凡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爲尚書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練

先是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

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鋭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

行糧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于糧運江北困于京操此

外液費。猶有不能盡言者。時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遂將保定兩班一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者。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怨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減淸寧宮修理軍夫

時修淸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謂工少人多。盖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卽擬旨來詰責之

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職也。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温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修歷代通鑑纂要○二月進内閣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夏五月京師大旱

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旱災引咎乞退不允。令開陳兵

政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齧民生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嘉納之。

命提督陝西馬政副都御史楊一清兼理茶馬鹽馬○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

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勑。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名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即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忤旨。批答久不下。大夏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

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先是大夏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之上召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語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貴州苗米魯作亂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

督兵討平之

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嬖夫𡋯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因鎮守內臣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詔遣中官于武當山設像修醮尋已之

時有旨命內閣撰勑并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玆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繼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四十篇

詔建寺塔于朝陽門外尋罷之

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囚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監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蠧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謚號至十八字流布朝

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俱罷之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陜巴而以眞帖木兒守哈密陜巴尋還哈密眞帖木兒居甘州

陜巴嗜酒掊尅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陜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罕愼外孫也年十三不肎來哈密哈密人曰陜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乜克力逵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諭

逆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爲王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黒麻死諸兒與殺眞帖木兒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携眞帖木兒居甘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髫年喪父繼戍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自省豈非學

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母老年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撫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語悲切臣待罪於兹將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勑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哀邁夕晩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將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

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
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勑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
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
恩渥益厲初心尚期涓塵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
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常往者臣心實懇切上憫其情
特許之乃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自治畦
惟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盖妻子服食粗糲一
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
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
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吏部以茂烈養

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廩。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寠。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辛林見素俊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為後都御史王
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
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
領悟既深而充養益熟優柔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
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詔議祔葬祔廟禮制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太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
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太后崩
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
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悞乃上疏言成
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

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

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雜亂無紀極耳若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恐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

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
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
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皆
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寬
執筆上言魯頌美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
别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竝祔者其禮已謬
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
宸妃之没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
後世所當法哉衆皆然之會議䟽上上復召内閣臣問
日此議如何劉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
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别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卽抽出

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徒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徙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愼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六月總制三邊軍務戸部尚書秦紘致仕

紘在三邊整花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

九千修城堡關窖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是年乞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尋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

秋七月虜寇大同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許二千人入貢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內閣大學士劉健等及兵部尚書於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人云聞虜中有議欲搶黃巢從巢者京城也又三人云朶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知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仍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兵部奏差廷臣整理邊關糧劉健等擬管倉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實以進內批大同宣府差右副都御史閻

仲宇居庸諸關差通政使司參議熊偉七月初四日大
同鎮巡官上言虜賊勢重近又燒墩殺軍延綏奇兵累
調未至乞爲增兵補馬詞甚急切上曰我邊墩臺賊敢
挖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彼被虐者苦何可言正當與
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
日啟行太監苗逵力請出師劉健對曰皇上垂念赤子
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李東陽
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上
猶未釋東陽復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
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
何處侵犯若彼聲勢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

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劉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可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皆對曰。聖慮甚當。退擬遍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遂虜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少。軍馬罷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為都御史時。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時廷宣接膝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面加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為動容一日珊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黴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為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雖取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勑吏部都察院朝覲考察務秉公明

勑曰三年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我祖宗法古之盛典也比年以來考察之後群議籍籍奏訴紛紜蓋因廵撫廵按官員開報考語揭帖多不得實而爾訪詢考察亦欠周詳勤勉有爲廉直自持者或被黜抑貪黷無狀夤緣結納者或得苟容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矣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不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干和氣即今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祗畏天戒董正庶官在京群職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該廵撫廵按官將所屬司府州縣等

衙門官員或制行端方政績彰聞或貪酷害民老懦不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備細叅詳明白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狥情率意開報不詳揩實叅究并示黜罰爾等受兹重托俱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狥務要賢否精别黜陟大明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爾其欽承之故勑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致仕○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虜寇環慶平凉○九月上御暖閣召輔臣議軍法

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

輕易致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徙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勑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事重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徙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徙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荅一是字亦不爲重小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荅

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戮重各有法決
打亦軍法也上曰然
復名輔臣入見令日講毋頋忌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荣來說曰講時劉
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觧作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
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荣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
字不是上徹咲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
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下說
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
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
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息以為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褻因歷數應禁花樣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皆須禁之黑綠常服不禁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命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經略邊務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

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戴珊面議是年春二人對畢

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惧

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之

田州知府岑溥長子曰猇次子曰猛猇以失愛弒溥爲其土目黄驥李蠻所誅而驥蠻尋自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爲慮李蠻拒命乃檄思

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乃以兵徼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濬搆隙十一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疏濬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濬敗外族誅改流官知府岑猛。降福建平海千戶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改張敷華爲刑部尚書○

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林俊以憂去

俊嘗題爲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見事于殿下累乞

琉璃瓦畫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
仰窺陛下聖仁廣大惇叙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
不爲無見然觀鎮巡奏議欲俟年豐定奪是與言不當
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
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寧王又奏工部又執
奏是申言决不當與也陛下先可補議是明示不當與
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
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
察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
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
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

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蠹益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懼責將誰任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軍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谷數少問其故謂罰贖改部所司計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計節縮歲支尚少四萬一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瓶落大半居然廢趾在民庶尚不堪處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目有可為劇

財内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堦莾堯卑宫菲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毀之矣毀之非孝子毀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

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毁嶘前人法則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損若無若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誤令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而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惜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寧王素不喜俊至是益銜之

倏尋以憂去

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書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禮部欽奉聖諭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盖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

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眞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若失之歉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若如祛其害欲令

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袪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頗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艱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呐

吶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
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
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
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
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
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
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
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
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之廉恥
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
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復漸不可救藥故曰四者未侵

百姓未離刑政未堅疆土未蹙而國危之憂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

業櫱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為乎。
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
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刱禮
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
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循闇割親兒以希進用
刱今有詔。刱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
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
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
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
宦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
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厭禍以為福

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某為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

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
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抜之乃僅得
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
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抜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
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羸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
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
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
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空其食之
者增而用之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
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
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

緊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托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命諸左右曰其詭托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

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厥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薄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

也葢下者劾上者也取羸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工戸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内官必有賄賂是葢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留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猶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薄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日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蠶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隷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

朝廷亦非其田也率郎賜皇親家皇親家旣奉天子命
爲巳有乃輒逐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毁其房屋斬伐
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
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夫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
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䑛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
揺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體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
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盖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
草塲與百姓爭𠩄而競畝尺分而剖之臣竊悲也是何
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塲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
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虓闞其生理男不秉
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

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略其始末竊計今事勢
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辨亦官租耳非若皇親
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
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
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
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
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勑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
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
牧馬便六漸六漸者一日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
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
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

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空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稍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夫今彊土不慼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何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頃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

造寺者也動譏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未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察寺觀等物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驚兵甲事興内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餧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

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縶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縶鞭笞之則彼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王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馬強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寒心矣臣謂

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
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
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虞外
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
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
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
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
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
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
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
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

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以風貪縁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姦與玩為之也夫姦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昔者舜為天子其父瞽瞍

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惧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

故以王禮之赦爲弛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强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

下神心睿安不咸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之信如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嘆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還

而考夫須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

全而後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愼爲隄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遂諭夢陽斬罪十謂其訕母后也而皇后母金夫人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召三閣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輙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救而掌詔獄牟斌奏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達其壽寧所論夢陽十罪悉置不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箇月後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

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
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
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
朕以故釋復取大夏頓首謝曰此堯舜之仁也
夏四月帝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
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
劉健對曰昨所議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
興革者皆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便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
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言甚

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徒
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
一人徒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蘇州時
以湖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徒亦對曰洪
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甲詔大臣要剛
正有氣節若果有甲詔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
耳徒曰皇上每値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
贓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
辦事耳徒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稍有未安
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
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

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别爲處置務使通行徒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賍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澁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

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鹽筴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言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庄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

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荅詳悉猶如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明日復召輔臣至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

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荅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由吏部刑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

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荅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進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於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

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盃進水以漬絹拭舌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臣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會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儀就榻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他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健等出至後左門調旨傳

禮部行之戴儀送出東角而入越一夕而龍馭上賓矣

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詔曰惟我皇明誕受天命為天下民物主祖宗列聖鴻規大訓傳在子孫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內治化之盛在古罕聞間復惆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綸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群臣軍民耆老累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顧國家創造之艱躬荷負之重惟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其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與民更始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號

詔曰朕惟帝王大行受大名考德定謚薦于宗廟播之天下以傳于無窮者古之制也洪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聖德膺天明命嗣大歷服越十有八年矣敬天法祖尊親睦族親賢愛民之心靡所不至用是民生乂安海宇謐寧治理之盛超軼聖代於前烈有光焉者昊穹降割龍馭上賓中外臣民銜戀恩德攀號莫逮顧予冲人肇膺鴻業時方在疚禮樂之事多所未遑茲當視朝之初首稱殷禮謹命在廷文武群臣稽古儀文議薦謚號博采衆論協于至公於六月初七日祗告天地宗廟社

稷奉冊寳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於戲天地之無窮也。而有高明博厚之稱。惟是盛德難名。舉其大者。用上配列聖。永貽億萬年廟享之禮。布告遐邇。並宜

知悉

虜寇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爲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起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后張氏爲皇太后。○詔軍容數少二局。添設管事內官

汪循疏曰。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

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為陛下欲裁減內官。旣以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為可革也。可革卽革。何必復查。當裁決卽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可移。判不可移。況陛下卽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詔旨。頒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仰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卽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

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衙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營一寺。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鎭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今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成先帝未行之志。則自有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誤矣。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但沿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

過以致王振肆惡吉祥不軌聖躬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與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傅臣之手而托以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須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倉

信尚無以自立况萬乘之主無信可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而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說不尼於近暱之人成一代有為之名垂萬世無疆之緒。

遣承運太監王瓚崔通南京浙江織造

時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為不肯全與瓚等向奏曰鹽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健等對曰戶部亦是撙節用度耳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卻將鹽引與之聽其變賣豈

不兩便徒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爲多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帶官鹽不行先帝臨終欽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煊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綑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倒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徒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内官壞事譬如十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盖是時已有先入之說

矣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追達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遽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争請止從前明日内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冬十月虜入花馬池陷清水營○建皇莊七處

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地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中皇莊曰新城莊皇莊祖宗時無此成化以來始有皇莊之名不過

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議論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

如司禮監要了。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改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陞儲瓘為太僕寺卿○

翰林編修何塘請修史職。命所司知之

翰林編修何塘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

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併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荅天象之問。上悉以行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憸夫小人。懼

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虚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飧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閒。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命所司知之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三終